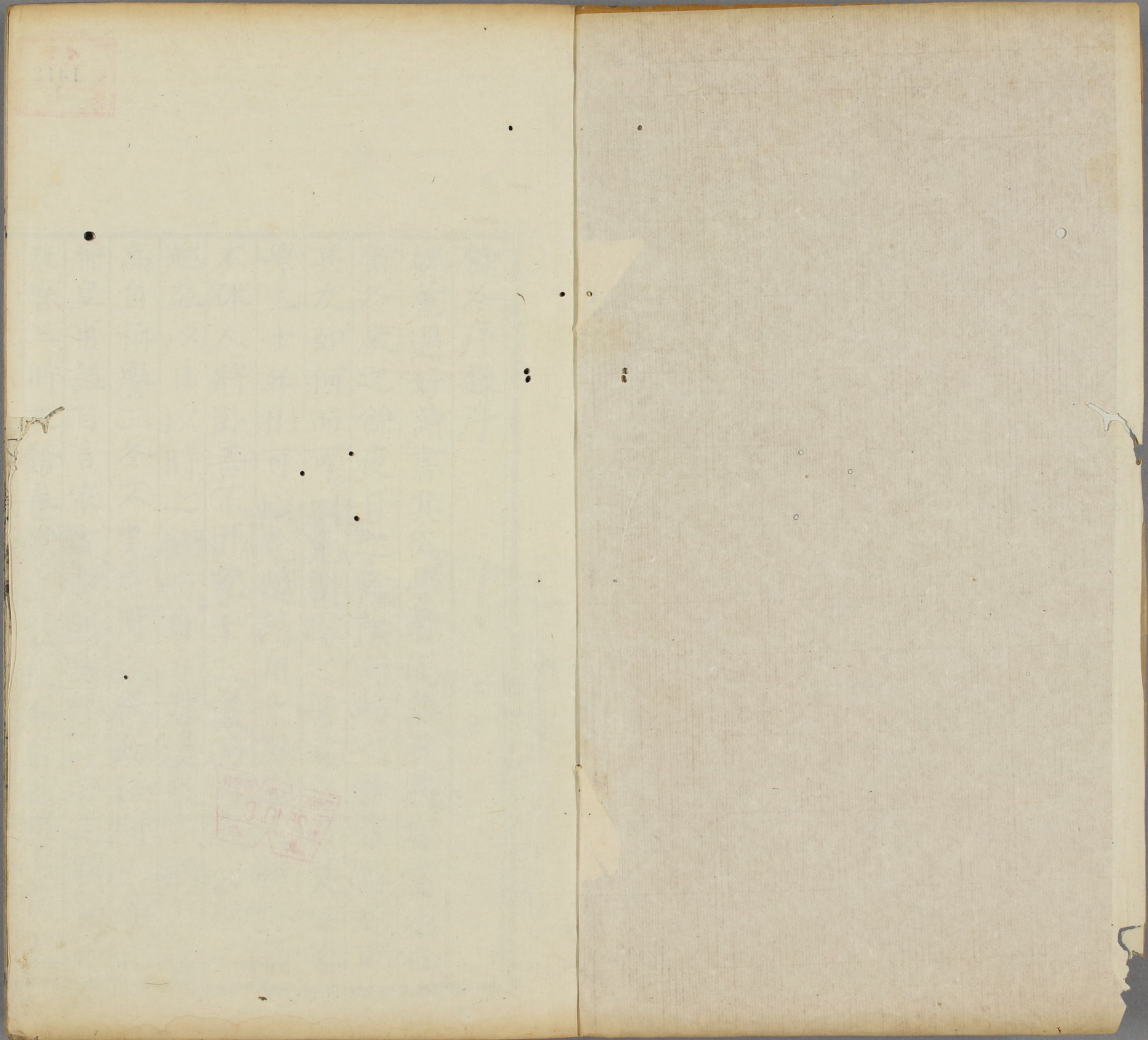


15
1412
1





Faint red stamp in the top left corner of the left page, possibly containing the number 141.

Red stamp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 of the left page, containing the number 371 and some illegible characters.

門 45
號 1412
卷 1

餘冬序錄序

魏董遇好讀書其從學者渴無日遇言當以三
餘冬歲之餘夜日之餘陰雨時之餘昔甯越問
其友如何而可以免耕稼之苦其友曰莫如學
學三十年則可以免越請用十五歲人將休吾
不休人將卧吾不卧學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
越益以日以時之餘而自力者漢東方朔上書
高自稱譽三冬文史足用或在幼悟時已如此
晉皇甫謐自言家貧晝則懸於作勞夜則并於
疲寐三時之務卷帙生塵篋不辭緘唯季冬未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購 2510.8
朱

纔得一旬學或兼夜寐或不覺日夕可知此齊
李鉉亦家素貧常春夏務農冬乃入學三冬不
畜枕每睡假寐而已士安暨寶鼎於日之餘時
之餘蓋有不暇及乎力學者矣春也少而仕宦
俸足自資雖鞅掌王務然未必無三餘之隙而
性顧慵惰比當開卷輒悵然止嘉靖甲申因言
事調官南部幹局稍閑乃理舊稿乙酉冬閑既
粹有成帙又明年得養病歸山詠益多長晷四
骸不勤此心難恕明年乃命兒子仲方取舊稿
而編緝之歲亦適于戊子冬閑夫子之為學猶

是閏爾帙成六十餘卷以歲陽為序起畢寧遂
題曰餘冬序錄比諸昔賢歲之餘春已不能不
失之虛度而况於日以時乎存此者庶幾後
生之來問者可備談助且可代予病中此相告
云柳燕何孟春書

第十一冊 亥 外篇
第十二冊 陽 亥 外篇
第十三冊 閏 亥 外篇

畢 五十一之
厲 且五十五之
則 且五十五之
極 陽六十五卷終
陽 閏五卷終

餘冬序錄冊篇卷目終

餘冬序錄畢事卷之一

內篇第一

批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 仲方編輯

乾九五龍飛之大人龍飛虎變惟
有聖德而在天位者當之龍飛
先舜當之虎變湯武當
之

○舜之不告而娶以告則不得娶帝之妻舜而不告亦
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孟子始就萬章之所問而答之云
爾舜之娶無不告父理瞽瞍誠頑獨不畏堯法耶帝告
焉則不得娶無是理也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
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濟之象曰謨蓋都君威我績牛

羊父母合而愛之毋子之朕朕朕朕二嫂使治朕棲象
往入舜宮舜在牀云云蘇子由古史曰四岳之薦舜
曰烝烝乂不格姦益之稱舜曰愛愛齊來瞽瞍亦允若
舜庶爲人時已能順其親使不至於姦豈有既已用之
而猶殺之哉此言蓋疑孟子於此不能無失萬章問舜
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美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
喜子孟子答萬章疑象在此耳書曰舜父頑母嚚象
傲其皆欲殺舜或亦有之然必其初年事至堯舉舜妻
以女則在克諧允若之後矣焚廩浚井等事遷史載之
劉向列女傳記之委曲甚悉二子所傳又有不獨出於
萬章之所言者史記象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與

萬章所言又異當時帝二女何以自處然則謂象往入
舜宮舜在牀琴者事猶近理

○孟子曰堯之於舜使其子九男事之丹朱非九男之
一與子孟子曰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子商均
也呂氏春秋堯有子十人不子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
人不子其子而授禹至公也堯子有十則所謂九男者
無丹朱矣舜子九但呂氏書云耳帝王世紀堯取散宜
氏生丹朱又有孺子九人皆不肖以天下命舜舜次
女英生商均又有婁子八人皆不肖以天下禪禹是又
求合呂氏書所云者呂氏勿論孟子九男事之語自可
疑堯誠有九男安得皆不肖其中苟一足用爲善堯必

不置之而以天下屬他人為此非常之行矣然則堯子必無十人舜子必無九人也謂堯舜之子若而人而皆不肖者無是理也謂堯舜之子若而人不予其子天下而予人為至公也若不知至公之道之人也昔嘗怪舜不為堯後而舜有後於夏后氏之世其史逸與或曰丹朱之不肖以然然則禹曷為後商均是殆不可考矣淮南子謂堯屬舜以九子而傳天下焉堯誠有九子之屬舜告之何不選其人而封堯之後也然則堯之所生無若而人益明矣

○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直躬證父孔子不見母前傳所稱大抵戰國時好事者為之也堯舜孔子大聖人也而

曰月不根之言無稽之事不見正於孟子可勝歎哉雖然千萬載于今人人能不信也直躬語見論語而諸子載楚人有名直躬者證父之攘羊其誣如此固可以付一笑也

○堯之用鯀九載之民命亦可試乎宋八私試策以發問而不能答予曰後漢鄭興傳有言堯知鯀不可用而用之者是屈已之明因人之心也

○舜之命禹為司空也論者謂舜知任不專則功不成業不世則知不周鯀雖治水無功而禹為其子九年之間足知利害不使易業故有命之授傳子託苗仲豫稱禹十二歲而為司空禹披九山通九澤決九川定九州

其功皆在十二歲後塗山未墜方巽之時當其父治水時年弱甚何世業為可傳而舜欲不易之有子鯀治之年禹能從乎否乎今不可知水利害之大事非嬰孺之所習誠以禹為聖為是知則舜是命非求之於世業矣○傳謂舜誅共鯀非也鯀之誅堯之命也事非出堯則禹於舜為父讎孰有禹而事讎者哉諱非有言堯欲傳位於舜舜工諫鯀不聽而誅共鯀鯀書不足據吾以理斷特然其言防齔嶼子產告昭謂堯極之也○舜可以孔子而不得為孔子者其上有堯也孔子可以舜而不得為舜者非堯之世也聖人不免側陋或明揚于一時或光輝於萬世

○或載湯欲伐桀伊尹請阻之貢職以觀其動桀怒將起九夷之師伊尹曰未可彼尚能起九夷之師湯乃謝罪請復入貢職明年又不貢職桀起九夷之師不至伊尹曰可矣乃與師春謂此特野人語湯伐桀非得已也桀自絕於天下去之而後湯不得已而伐之耳豈有先不入貢職欲因以觀其動之理乎豈有不入貢職因其誅起九夷之師而謝罪請服而又不貢職因其起師不至而後伐之之理乎湯伊尹之謀如此則是伐桀之事未行之前湯已有不臣之心而伊尹又陪其君為跋扈之臣而使之懷姦以事其君也湯伊尹憂心積慮如此不于其天而一于其力又何足以為湯與伊尹乎嗚

呼伐桀之事書及孟子言之已詳茲何足辯

○周書湯放桀而歸亳三年諸侯大會湯曰天子之位有通者可以處之三讓于諸侯諸侯莫敢當湯然後即天子位夫天下之人不可一日而無主天子之位豈容三年而無所立周書之言吾弗信也

○帝乙長子曰微子啓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立為嗣史記之文也以母賤對母正后言之是二母明啓與辛非同母之所生也前此呂氏春秋載紂之母生微子又生仲衍其時尚為妾已而為妻生紂是太史遷之所非者也而帝王世紀曰帝乙有二妃正妃生三子長曰微子啓中曰微仲衍小曰受嬖妃生箕子年次

啓省賢初啓母之生啓及微也尚為妾及為后乃生辛帝乙以啓賢且長欲以啓為太子文據法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帝乙乃立辛為太子春惟文事之辭昔果有之曰妾曰妾是謂二人若直謂啓與辛皆帝乙在微時正妃所生之子則帝乙既即位正妃得為后矣妻得與夫以貴而所生之子不得從親皆貴乎微子啓不得稱嫡長子乎大紀論乃曰帝乙死於五嬖而不知受之足以亡天下也亦不慎不知變之過吾不知其何也世紀蓋取之呂氏而載文據法以爭之辭然之於理豈非當深疑而春直以為此法之不可通者也陸象

曲與周元史書以紂為微子紂之庶兄也此是公孫子也引當

此千則... 此是... 亦莫知其為誰子

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蓋天下三分之二之人心文
王有德而辭者博言文王德脩政而天下二岳歸
之紂聞而遷之曰余夙興夜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形
縱而置之恐代余一人於是而崇侯虎言拘文王於羑
里文王之臣散其牛董致賂於紂文王乃得歸為玉門
築靈臺相文王擊鐘鼓以待紂之失也紂聞之曰周伯
昌改道易行吾無憂矣乃為炮烙剖比干剔孕婦殺諫
者文王乃遂其謀是何言與故宜生賂紂事有無不可
知文王玉門之報使自之不過用悔以自全耳而何其

謀之遂文王豈成君惡而陰利天下者哉是言蓋老氏
之徒為之比若氏術也或又稱文王處岐事紂冤侮推
遷朝夕必時上貢必適祭祀必敬紂喜命文王捕西伯
賜之千里之地文王載拜稽首而辭曰願為民請炮烙
之刑文王非惡千里之地以為民請炮烙之刑必欲得
民心也得民心則賢於千里之地此文王之智也嗚呼
文王所以敬事紂者但知臣子道當然耳辭地請炮烙
誠不忍赤子之無辜而幸吾君之見從豈欲市已恩哉
是言戰國策士之見亦老氏術也老氏所謂將欲取之
必故與之將欲廢之必姑輔之復其身而身死外其身
而身存以無私成其私者非聖人之所為也

周之業肇自后稷而公劉古公亶父世之公季繼之而文武興焉所以延八百年之慶者非當日之德也秦之先出於大費費非獲匹矣而費仲蜚廉惡來世之造父非子於天下何功而欲大之秦仲殺而繆公霸棄民而殉良孝公之後力行不義世稱虎狼之國而始皇恣嗜噬焉所以速二世之殃者非當年之罪也

○史記載紂囚西伯而闕天之徒以有莘氏美女獻紂紂大悅乃赦西伯或曰西伯之聖闕天之徒之賢乃以不王之路而求贖有此事乎嗚呼紂之不可理回久矣此聖人權道所繫也謂有此事可也

○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呂氏春秋

引仲虺之言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三百三千商周之刑有簡煩也

○成王卜居成周其命龜曰余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余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於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父之戒其子曰曰吾欲室之挾於兩社之間也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嗚呼古之聖賢所以賓其天下國家而公之蓋如此漢婁敬見高帝敬曰陛下都維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周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衰分而為二天下莫朝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秦披山帶

河四塞以為固此所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
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時留侯亦言之漢遂都關中漢
之取天下與周異漢不能效周德固然也孫叔敖疾將
死戒其子曰我死王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
之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可長有者其惟此也孫
叔敖死王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請寢之丘後十世不
絕蕭何為相國買田宅必居窮僻為家不治垣屋曰令
後世賢帥吾儉下賢母為勢家所奪何之意教之意也
周公大聖季孫行父孫叔敖皆賢者自故已不能法周
公而從事於季孫行父之義他尚何及焉雖然此教之
所以為教也蕭何亦智矣哉世固有擅銅陵藏金穴據

壘漸以日利者等取於人身死而財遷吾知斯人之不
為也

○太公之封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
聞時難得而易失公寤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
夜久而行黎明至國萊侯不伐與之爭營立政鄭桓公
東會於鄭寡善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曰吾聞之
時難得而易失公寤寢安殆非封也鄭桓公聞之援轡
自駕行十日夜而至釐何與之爭封也此一舉耳劉
向云以鄭桓公之賢微逆旅之叟幾不會封也然則尚
父之賢之智又倍於鄭桓矣而亦有待於逆旅之人之
教耶

○周宣王殺杜伯不辜杜伯曰死若有知三年必復若
知之宣王田於圃田從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
朱衣朱冠手執朱弓挾朱矢射王而中其心折脊伏疾
而死逆者莫不謂見宣王之賢也杜伯之死不以辜
而言此報也而况德不如宣王而非其君者乎齊侯諸
兒為戮行飲公子彭生殺魯桓公而殺彭生後九年齊
侯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齊侯射之豕
人立而啼懼而墜車及而遇弒齊侯之死也晚矣
○史補徐偃王行仁義諸侯歸之及敗而死則又曰徐
不忍圖其民故也以此世以偃王乃仁義而亡國者其
信然耶偃王事詳無所考余聞之尸子曰徐偃王好怪

沒深水而得怪魚入深山而得怪獸者多列於庭則知
偃王之亡國而喪身必他有所致之非仁義之罪也始
之諸侯有歸之者值穆王之西遊而天下適無君耳非
行仁義之所感也

○左傳宋萬歸宋宋公斬之曰始吾愛子今子魯囚也
吾不愛子矣萬病之遂殺宋公晉書孝武帝耽於酒色
張貴人有寵年及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吾已
屬諸妹少矣貴人潛怒帝醉卧貴人遂令其婢蒙之以
被暴崩嗚呼幸臣如萬女寵如張而其君以一戲言取
殺身之禍人情可恃乎

○齊桓公出遊見亡國之墟問於野人而知郭氏之所

以為壘者歸以語管仲。管仲曰：其人為謀，曰不知也。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於是桓公召野人而賞之。晉文公逐麋失之，聞農夫老古之言，歸遇欒武子，有悅色。欒武子問其人安在，曰：吾亦與來也。欒武子曰：取人之言而棄其身，盜也。文公乃還載老古，與俱歸而賞之。他日文公田於號，遇一老夫為言號亡之故，歸遇趙衰而告之。趙衰問其人安在，曰：吾未與來也。趙衰曰：聽其言而棄其身，晉國之憂也。文公乃召賞之。

○燕王好微巧而棘猴之詐，得以饜其養，新莽募奇技而鳥人之誑，得以濫其職。今使三尺童子聞之，有不失笑者乎？吾惡乎言近情事近理者之尤足以感世也。

○楚子問禹而王孫滿以邾鄆卜，世卜年之事，拒之史記云：王使王孫滿應設以辭，則是無是事也。而後人緣此又為周適其臂之說，茲所謂疑人說夢者。

○楚師伐宋，師人多寒，楚子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傳楚子不能使人皆挾纊，而三軍為之煖煖，其言也。楚人有饋箒醪者，定莊王投之於河，令將士迎流而飲之，三軍皆醉。設楚莊王不能使河為醪，而三軍為之醉，醉其賜也。然則靈言詭賜亦足以感士耶？士非虛詭所能感也。楚子興心於此，蓋有不費而惠者矣。

○城高池深，積粟多國，非不固。而楚莊王以為此陳之可伐也，數戰數勝，兵非不強。而魏李克以為此吳之所

以亡也

韓詩外傳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莊公曰以為人必為天下勇士矣於是迴車避之勇士聞而歸之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曰何馬也曰公家畜罷而不為用故放之子方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為也東甯穎之窮士聞之而歸心焉吳越春秋越王句踐伐吳道見龜張腹而怒將有戰爭之氣即為之賦曰吾思士卒之怒久矣而未有稱吾意者於是軍士聞之莫不懷心樂死人散其命彼二君一大夫托物感人入即為之効死力矣若夫仁聲善教之既深而有素者又何如哉又何如哉

○秦如星平六國制天下以古非今者族更見知不舉與同罪此秦之所以亡也漢高祖入關悉除去秦苛法與百姓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賊罪此漢之所以興也

○秦二世受虎之變房獨有一宦者侍不去二世謂曰公何不早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後得全使臣早言皆已誅妾得不令隋煬帝在江都有宮人白后曰外間人人欲反后曰仁放秦之宮人言於帝帝大怒以為非所宜言詰之其後宮人復白后后曰天下事一朝至此無可救者何用言之徒令帝憂耳嗚呼秦隋之惡至是極矣

○賈誼過秦論曰：使嬰有帝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亦當滅也。史記本紀引之，班固曰：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同日之才，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余觀魏世家，太史公曰：秦滅魏，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弱至於亡，余以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自益乎？春曰：書有之，惟命不于常司，焉遷知天之令。秦平海內而不知秦無道為天之所欲速亡者，何也？固之論秦嬰，即遷論魏之言也。○夏羽傳：太史公之論羽，然羽東城目明之言，非謬言也。身七十餘戰，未嘗敗北，一敗而亡，誠天亡之，斤用其之罪也。羽志即欲以力征經營天下，天不

祐也。非天亡而何羽自言天亡，則自知所以得罪於天者，有在尚何謂其無所覺悟而不自責耶？

○吾楚於春秋弗與也。然六國之滅，言者以楚最無罪。豈齊晉諸君不足惜亡，若懷王之為民痛念耶？懷王過聽輕行，固秦所誘，弄齊晉所逆笑者，而民特憐之，不懷王故矣。田氏代魏，趙魏氏分齊，晉非夫舊跡，惟楚錄顯項、趙、齊、燕而追懷王，其統亦之好也。齊之田晉之韓趙魏國皆不義，贏秦續呂得天下，重無復仁義焉。義之若楚，可丁耳。雖在春秋，必將楚與六國之域，所以楚最亡罪而民特憐之。此其亡秦必楚與陳勝不立楚後以敗此居鄴人立楚之後之言，所以拳拳為楚世將勸與懷

王孫心復為懷王從民所望義所當矣秦亡楚帝則天下自此有歸項籍知尊名乎義而心出於詳命焉不用江南之逐旋殺于柳羽其時雖猶冒楚之稱已和不可姜度籍斯不可姬統而已奸一無復仁義天下負羽以不義之名於此乎歸于漢始嗚呼以涉而勢乃不長既帝之又弑之狐狸孤摯長如何也楚之所以帝者楚之義也羽殺義帝是羽自墮其義自以其不義而自滅其是矣今羽之言以為吾家所立非有功伐夫何以論功代為哉顧此吾家主凡吾奉主行事而已而謂其主之無所服後至忿戕乎主擅主之家則凡同吾奉主行事之人孰肯忍吾倏然而主乎家也嗚呼漢欲不興楚其

欲不滅耶漢鼓大義之名義不以力董公說行縞素三軍於此乎得以擊楚之殺義帝者矣嚮使其義帝之名以尊大統以定高材疾足得寵以馱羽其所稱霸猶春秋桓文之義俱天下諸侯以朝明台之都羊廟世楚吾家其不為有主乎而羽不然九江王縱未叛楚與漢而義與不義已潛歸于此義與不義其為興滅要如此哉春觀楚漢相距之際疑漢敗楚之難雖然吾不能盡許漢也陪平公新城發夜袒笑三日義兵加賊何所向而是誅而變于彭城置酒高會銷感激流涕之氣遣隋何私約九江王用殺義帝者而擊楚之殺義帝者此不足為名矣是以睢水滎陽幾臨危絕漢難於是其義之

未甚奮耶楚之未即滅漢之本即興其義之未甚奮之
過也吾惟深悲夫義帝故因論義不義為興滅之機遂
有劉項之事而反復之劉項於義帝事等北面義帝
生存之嘗嘗為帝矣作中者嘗無楚義帝紀楚世家又
不綴其事始末不具始云在民間為人牧羊不知何人
蹤跡之何地方立之之嘗不知其年方殺之之嘗不知
其歛葬之禮方漢即帝位之時其遣官臨祭分戶奉守
之舉不知其有不知也悲乎亡秦必楚楚最亡罪秦亡楚
帝帝楚之義涉楚乎懷王之未立羽楚乎義帝之已殺
懷王之未立楚而張楚之偽也義帝之已殺楚而西楚
之逆也楚懷王孫心之為楚王為義帝楚之義也義楚

以百漢可也而火氏首逆楚於本紀首偽楚於列傳於
義逆不列之紀傳之間其顛駁畧附楚之劉項之事此
吾輩劉項之事而反復之所以論義不義為興滅之機
而重致辨乎為逆鳴呼義勳人心為人所憐楚人立廟
延祀永年至於今日不亦宜乎

○呂氏春秋凡帝王之將興也天心先見淫乎下民黃
帝之時天先見大曠大曠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
色尚黃其事則土及禹之時天先見車大秋冬不殺禹
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青其事則水及湯之時天
先見金乃生於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尚白其
事則金及文王之時天先見大赤為書集于周社

文三曰火氣勝水氣勝其色尚赤其味則火代火者必將水天且先水氣勝故甘色尚其味則水氣至而不知教滿時徒下土三謂代六者必將水素是也水氣至而不知教滿將徒於土所以警代火者徒于土則漢是也而漢初徒赤帝子之說色尚赤至文帝十四年始改尚黃素水尚黑曰白帝子者白者黑之母赤者黃之母也漢元之後土德不絕

○古者天子葬土命氏漢以來乃有賜姓或曰以名使人用之貴則貴用之賤則賤使人計功而得國姓則以其貴者反賤矣丘天姓氏之受自黃帝以來世尚不變所以別族類重人倫謹姻禮也下萬載下而欲亂之可

乎左傳正義引世本姓姓姚氏至胡公周賜姓媯以為賜姓自周始此後世賜國姓之所由祖也按史記舜居媯汭其後因姓媯氏胡公之為媯非周賜姓賜國姓實始自漢劉敬極無謂唐賜徐世勣朱全忠姓李宋賜夏元昊姓趙一與一奪受之去之又何有為輕重乎

○禮有諡自堯而上王者子孫據國而起功德浸盛故造美謚舜禹本以白衣砥行顯名升為天子雖復制謚不如名著者准也隋也禹者輔也湯者讓也文武皆以其長言之二王豈不能兼文武者哉夏商繼世之君未嘗立謚至周始加謚而有幽厲之名孟子所謂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焉者也秦人鑒此謂以子議父臣議

君也遂去謚法後世自漢以下帝王謚號非易代之日
有美無惡若增累美謚蓋始唐代宗時顏真卿上言上
元中政在宮庭始增祖宗之謚玄宗末姦臣竊命累聖
之謚有加至十一字者按周之文武言文不稱武言武
不稱文豈盛德所不優蓋群臣稱其至者故也故謚多
不為褒少不為貶今謚號踰古請自中宗以上皆從初
謚當時百官集議儒學之士皆從真卿議獨袁孝綽謂陵
廟玉冊皆已刊刻不可輕改事遂寢後世謚號益衍而
廣皆準唐為例非古制也春後唐世累朝群臣又有請
上尊號之舉乃近於生謚矣臣子以此獻諛君父安顧
其非禮也玄宗還西京之明年御殿校冊加肅宗尊號

肅宗固辭大聖之號不許於是尊上皇曰太上至道聖
皇天帝此其父子通諛一時乃不典之甚者五代南唐
僭位群臣請上尊號唐主曰尊號匪美且非古遂不受
其後子孫皆踵其法不受尊號此盛唐所不及金章宗
時群臣累請上尊號不許詔張行簡作批答因問行簡
宋范祖禹作唐鑑論尊號事行簡對曰司馬光亦嘗諫
尊號不若祖禹之詞深至以謂臣子生謚君父頗似慘
切上曰卿用祖禹言答之仍曰太祖雖有尊號太宗未
嘗受也

餘冬序錄卷一

餘冬序錄橘涂卷之二

晉文公之赦里鳧須與
類始而人自危諸將往
我何懼也曰雍齒尚為
安人心者非誠然也奪
得同驂諸將不謀反齒
哉若夫盛德之主則不
私憾其封之耶彼有功
人自不危諸將偶語之

內篇第二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漢高帝之先侯雍齒其事最相
往偶語已而曰里鳧須且不誅
朕我屬何患也二君皆置怨以
於勢而然也使晉國既附須豈
不知死所矣又何望其後什方
然公天地以為量無私恩亦無
兵赦之耶彼罪不至死如是則
守自無矣何假是為寬大示哉

○沛公始入秦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之樊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邪將為富家翁邪凡此皆秦所以亡也願急還霸上沛公不聽張良復諫乃還霸沛公之不聽而聽良也其重良故爾沛公如留秦宮而項羽至何以自解欲求為富家翁可得邪魏曹爽在伊瀆司馬懿奏爽於帝桓範勸爽兄弟以天子詰許昌發四方兵自輔言之再四不聽自甲夜至五鼓爽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嗚呼此爽等之所坐族滅也

○漢王敗彭城下諸侯叛漢歸楚王至滎陽楚攻之急乃還櫟陽立子盈為太子以繫人心知有國之本矣又

後如滎陽命蕭何侍太子守關中立宗廟社稷史稱帝規模宏遠是豈待定天下後而始見之帝此舉萃聚天下於滎散之時使祗深本固可戰可守於取天下蓋萬全矣故暗啞計禹之六叔子欲興決一戰之雌雄皆固非其對也帝令何守關中為法令約束事有不及奏決者以便宣施行上未以開計關中戶口轉漕調兵以給軍亦嘗令總者特其一事耳

○漢高帝自言吾不如張子房韓信蕭何吾之所以得天下在用此二人耳而蕭信亦面言帝不善將兵而善將將後世論帝者亦不過曰漢屈群策而已夫已所不如之人而肯為吾用已之不善將兵而善將兵者我得

而將之。群有美焉。我從而重之。此其不能之能。必有以
高乎一世之人者矣。曹操將擊烏桓。諸將皆恐。劉備託
劉表以襲許都。嘉曰。表才不足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
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於是操行嘉疑。操既比備。託表
襲許。表果不從。水卒操軍至。淵越等勸劉琮降。操曰。將
軍何如。劉備若備不足禦曹公。則雖全楚不能以自存。
若足禦曹公。則備不為將軍下也。琮從之。初魯肅聞表
卒。言於孫權曰。劉表新亡。一子不協。劉備天下梟雄。與
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請於此時。弟
表一子及說備使撫表衆。共治操。權即遣肅行至南郡。
而琮已降操矣。此景升父子自知才不足以御備故也。

祿遣鍾繇向漢中。劉璋聞之內懼。用張松計使人迎備。
黃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
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
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不若閉境以待時清。劉巴亦諫
曰。備雄人也。入必為害。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
也。璋並不從。備至。嚴顏歎曰。此所謂放虎自衛者也。不
二年。備因遂有全蜀。此璋自不知才不足以御備故也。
嗚呼。人不有以過乎其人。未易能用其人也。若漢高帝
之為高帝。真英雄也哉。

○呂后問高帝。有歲後蕭相國死。誰令代之。曰。曹參。其
次曰。王陵。然少。蕭陳平可以助之。平知有餘。然難獨任。

龜山楊氏謂高帝有疑陳平之心然終其世不見其隙而王陵以惡見疎無益於國其後平專為相天下無間言卒以功名終不其反歟春以為不然嗚呼漢高告后之言知人之精鑿也平皆有餘可以全社稷帝則已知而曰難獨任者帝知平之不能面折廷諍而有背約阿意之事也呂氏專制欲私所戚不有王陵誰持天下正義陵繼蕭曹以少戇柱爛倒之世帝之取陵在是而憂陵之不容者亦在是故又欲以難獨任者助之耳后之世平無隙而陵見疎豈陵之罪哉而謂陵無益於國天下者高帝之天下也陵之對后之言也果無益於誰之國耶高帝論曰就后世言之楊氏以平專相文帝初無

間言而非帝之所以疑平者亦過矣嗚呼帝之言知人之精鑿也

○蕭何請上林空地民得入田高帝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為請吾苑遂械繫之王衛尉曰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摧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人金乎帝於是赦出相國周勃就國人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文帝朝太后太后曰絳侯始誅諸呂絳皇帝壘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耶帝於是赦絳侯復爵邑甚矣太后之言有似乎王衛尉之言也人患功德不顯著耳功德誠著罪自可不

疑也而又必借乎人言何也勃子亞夫平七國之難有大功亞夫子爲父買執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爲人所告廷尉責問亞夫欲反何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侵之益急遂嘔血死吏之謂反地下之言是何理以人命悅上意而置無罪有功之臣於死地廷尉不足道矣景帝之朝豈無人能爲解何與勃之言者亦由帝之不復可與言故也

○宋景文筆記高祖知呂氏與戚夫人有隙方病時去呂后若斷一巨拇然終不殺者以惠帝不能制蕭曹平勃等故委戚氏不顧爲天下計俾后佐之耳老泉權書

高祖知有呂氏之禍而不去呂后者勢不可也即是此意其論欲斬樊噲一節推出高祖心事尤有見識高祖不去呂后以制諸將而噲娶於呂氏則又不可不去噲使諸將得制呂氏噲噲出伐燕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立命平勃即斬之高祖豈不顧念戚氏然自是爲戚氏結怨呂氏益深矣

○漢七國之反大封使之也高祖封濞爲吳王削其首曰若有反相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耶景帝三年吳王濞果連七國舉兵反高祖蓋前知之然不思所以制之道而大封以成其反之勢何也帝戒濞曰天下同姓一家憤乎反亦異乎古之帝王之所爲則孫謀

者矣

○漢惠帝禁複道於武庫南叔孫生曰宗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生曰人主無過舉願為原廟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生始諫帝是矣而終教之以遂過何也柳宗元祠葉封弟辭云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富十易不為病天子無戲言之云非周公所宜用而叔孫生曰人主無過舉知複道之失而又為之辭是得為引君子當道者耶且天子之廟古也有制原廟又何為者書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而生欲廣多宗廟為孝之本我未之前聞也漢世詔天下立諸帝廟蓋叔孫生此言發之其不變甚矣

○賈誼上疏漢文有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語竊意帝恭儉之主寧當有遊樂事誼特假是以發警耳及觀賈山所上至言云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毆射獵一日再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又云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然則文帝真復有是事矣而帝不失為漢守成之令主者帝能納二臣之言也史稱帝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未之未嘗不稱善又稱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帝之能納諫如此

能自克也如此射獵之娛於帝何有未受繩則正后從
諫則聖帝晚節去默躬行黎民醇厚治與成康並美有
以哉

○漢文帝見李廣曰惜廣不逢時今當高祖世萬戶侯
豈足道哉帝蓋識廣才矣自以其時海內又安不事兵
革廣之才無所用之爾末年匈奴入上郡雲中烽火通
於甘泉長安遣將軍令免屯飛狐蘇意屯句注張武屯
北地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備胡
史稱其選用材勇亦為勤至而不及廣上之自勞軍也
亞夫則負將軍而霸上棘門兒戲爾是時廣不知何在
以廣為之其不賢於劉禮徐厲輩耶令免蘇意張武固

亦不聞立功於景武之世者也

○漢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
以吾私廣國必忿不可宰相申屠嘉廣國之賢有行且
不相况不如廣國者乎文帝以此詔來世而來世猶有
金匱符命之變顯宗思中興功臣圖畫二十八將於南
宮雲臺為援以椒房故不與拔之功且不與况不如援
者乎顯宗以此示後嗣而後嗣猶羅跋扈將軍之禍

○漢文帝不用竇廣國為相恐天下以私廣國也元帝
不用馮野王為御史大夫恐後世謂私後宮親屬以野
王為比也彼賢有行曠行餘第一瑋公論所歸者且以
陳避一如此不為公論所歸者真又可假是位乎然其後

竟羅三帝之禍光武時焉授位不稱才爵不酬忠光武
豈簡者音殆以其女為太子妃逆防未然故不授以重
任蓋謂帝思中興功臣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授
以勳勞之親獨不與焉遵奉建武制度后妃之家不得
封侯與政蓋懲秦禍非但欲如文元二帝避嫌而已

○中屠嘉之為相也大中大夫鄧通戲殿上文帝則聽
其激召度已見用然後遣使謝而請之內史晁錯穿宗
廟垣而景帝不容其問且自誅乃殺使為以訖有罪周
亞夫之為將也文帝勞軍至候其壁門至從其軍中不
得驅馳之令而有負將軍之嘆亞夫之為相也景帝濫
侯降虜既不能用其議大載不者又待以非禮免官非

其罪而又以非罪召請廷尉嘉亞夫賢將相也立文帝
朝皆能疆直自遂及入景帝之世皆嘔血而死然則嘉
亞夫之能遂其職於前而無褊心負氣之累者豈獨嘉
亞夫之賢也哉今就二人始末觀之文景之優劣明矣
○縱盜飲酒非剪惡之法絕纓加賜非防邪之具漢文
帝金錢之愧唐太宗布絹之給非刑賞之正道也

○史稱漢文專務以德化人故張武受賂金錢愧心唐
長孫順德受人覬覦事覺太宗於殿庭賜絹數十匹天
理少卿胡演以為不可上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
受刑如不知懼殺之何益此太宗欲效漢文事耳雖然
此事豈可以勸小人貴不可以訓有罪此豈先王之道

也

○漢武之殺昭平君也事具東方朔前二壽曰聖主
為政實不避仇讎漢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
為帝之所處其足以當此乎隆憲公主為子納金預贖
死罪而帝許之也當日已誣先帝之法矣帝惟許隆憲
之贖死故有以成其子昭平之死罪昭平日驕醉殺主
傳非其有所恃乎誣先帝之法下負萬民帝知其不可
前日之請何為許之前日徇弟之私請而今日欲行先
帝之公法帝奈何負死者之屬而又負生者之望也許
之之失不可追今日之事獨有屈法以伸恩耳昭平為
親弟之子又女夫也律有議親議貴此不可議乎以醉

殺人而罪該死即於情尚有可矜者以女之傳之死而
殺之之失此又豈人情之所忍堪者哉然則贖昭平之
死故為為人亦未為甚法而負民也嗚念不及此雖
為之流涕何補於仁義哉

○漢武之殺昭平君也後庭以宦者與善尚書之中書為者
置令僕射以司馬遷為之遷故太史令坐上壽執事後
而下獄定其罪也宦者用宦者私奉為中書令石頭為
僕射國家宰相之任歸於昵近自此宦者竊威柄矣漢和帝時宦者用宦者私奉為中書令石頭為
僕射國家宰相之任歸於昵近自此宦者竊威柄矣受少帝賢之以為大長秋常與之議論政事自此宦者
受少帝賢之以為大長秋常與之議論政事自此宦者

之德為後世效事豈始謀之道哉先儒謂宣帝開三大
譽終以亡國用恭顯其一也又謂衆賢共其德然開
端作俑終為漢世大患孝和之罪也二帝之事豈獨以
亡漢國為漢世大患而已哉後世受宦者之禍二帝始
作俑之罪也宦者置身非所當任以成後世之禍司馬
遷謂衆不能逃其罪也何賢之足道也

○漢武帝立衛子夫為后三弟封侯貴震天下天下歌
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唐玄
宗寵貴妃楊氏三姊並為國夫人出入宮掖勢傾天下
天下歌之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作門楣嗟夫
女寵之禍何代無之

○漢卜式數請輸財縣官以助邊式之財幾何牧羊餘
利其足以助天子之邊耶武帝之窮兵非不可已者帝
能不為窮兵黷武之事天下之力以休而財自裕何假
乎有財者之輸委式不思以文景之恭儉感動上意而
欲效所私蓄為助邊倡何哉天子使人問式欲官乎曰
不願也有意欲言乎曰無所欲言也式之為此趨悅天
子之旨意其所欲言乃在所欲官也帝召拜為郎賜之
田而布告之天下帝何示天下之不廣也豈非因式之
輸委而有以動其好利之心與矣曰算鹽鐵算車船孰
謂式不有以啓之式之逢君其罪大矣帝侈心一萌而
好利如此則何怪乎桓靈之宦官當獄無紀極耶

○貢禹為元帝言高祖孝文帝景皇帝好文不過十餘人既馬百餘匹武帝時宮女多至數千人方今既馬食粟將萬匹然則文景之時安得不富廣武帝之後海內安得不虛耗耶

○漢宣帝以孝武朝樂未稱下詔群臣廷議夏侯勝曰武帝雖有攘夷廣土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汰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畜積至今未復無德於民不宜為立朝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於是丞相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黃霸縱不舉劾俱下獄又明年出勝為諫大夫給事中霸為揚州刺史帝

時孔僖崔駰同遊太學論孝武始為天子崇信聖道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及後以恣已忘其前善鄒房生告僖等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下有司逮訊傳以書自訟曰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加虛誣之也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是為直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為善為惡天下莫不知也而不可以誅於人也陛下即位以來政教德澤天下所共也臣等獨何譏刺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改悔其不當亦宜含容陛下不推原天數深自為計徒肆忿怒以快其意臣等死即死耳願天下之人必回視易慮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書奏帝拜僖蘭其令史夫以孝武之為君宣帝章帝為之

子孫議論在當時已不一

且諫死論者以為仁明之累

按

史稱歆素有重名死非

成禮葬之蓋不能無深

○光武之世而歸歆用

史稱歆素有重名死非成禮葬之蓋不能無深

司徒此優擢也是年坐

刑為太守度田不實下獄諸生

守闕為歆求哀者千餘

人皆坐度田不實下獄

帝竟不赦歆死獄中何

也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

守相多也對曰死得其

死帝嘗謂馬援言吾甚恨前殺

復生帝大哭帝其亦思

刑此固有死非其罪及罪有可

除者乎而代大司徒歆

者載涉他口又坐故入大倉令

罪下獄死五口不知當時倉令得故入何罪已斷決與否

而涉之勲賢至以死償之曾未如孝宣劾彘之時而張

敞之五日京兆因怨殺人猶得以才進也帝用刑如此

所謂仁明之累多矣

○祭遵薨於軍光武悼之甚每朝會歎曰安得憂國奉

公如祭征虜者惟帝念功不以存沒為間帝於股肱之

痛情蓋有不容已者矣群臣聞之自省其能憂國奉公

否乎法遵之所以憂國奉公者豈不可也姚期乃曰陛

下哀念祭遵群臣各懷慚懼有如憂國奉公如征虜者

何慚懼之有哉將益有所感激知其所以憂國奉公者

必為上之所念矣帝是歎也非群臣勸戒之一機耶

○漢章帝初即位，匈奴圍關，寵於柳城，中國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耿恭。二部兵人裁各數十，匈奴圍之，歷旬不下。寵上書求救，詔公卿會議。第五倫以為不宜救，鮑昱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權事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為寇，將何以使將乎？帝於是出兵救之。漢末公孫瓚據有幽州，別將有為敵所圍者，瓚不救，曰：「救一人，使後將恃救不肯力戰，後袁紹攻瓚，南界別營自度守則不能自固，又知必不見救，或降或潰，紹軍徑至其門，瓚以敗亡。」鮑昱之言，瓚之謂已。

○梁冀專政，忠臣伏鉢鎖義士竄草野，桓帝與之同聲。

若甘心焉。及陳授之死，鄧香妻宣之告，然後發怒與諸閹謀而誅之，前豈無大於此可怒之事可誅之郤乎？授蓋小黃門徐璜所引，而宣則中常侍袁赦之鄰故也。帝之討賊一出於宦官之意，一成於宦官之力，無怪乎嬖寵閹倖自是日橫而忠臣正士重為之齏粉矣。

餘冬序錄卷二

此處有模糊的墨迹，可能是被塗抹或重寫的殘留文字。

餘冬序錄修辭卷之三

內篇第三

抑庶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蜀先主病篤屬諸葛亮以後事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
 不才君可自取史臣謂此言是空疑隙不逞之譽幸劉
 禪闇弱性無猜險而諸葛威略足以檢衛異端故同異
 無由生耳此君子居正之義然非所以論備也聞誠布
 公備亮相信久矣備於彝禹之事特未行耳身後所屬
 誰敢嫌之丞相之不取自丞相之節也誰敢謀之前時
 孫策何入策臨亡謂張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
 取夫事會之來未有終極常變理當異視此可謂非策

之曰東諸耶

○曹操在兗州引兵東擊陶謙於徐州而陳宮潛迎呂布為兗州牧郡縣皆叛賴程昱荀彧之力全東阿甄范三城以待操操還執昱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表為東平相表紹進軍攻許田豐以曹操既破劉備許下非復空虛不宜便行紹不從豐強諫遂紹官渡之敗或謂豐曰君必見事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亮言忠而吾以至言逆之若勝而喜必能赦我戰敗而恐內忌將發吾不望生紹還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是故操終有天下而紹自是敗滅趙染軍次新豐有輕敵色其長史曹徽諫曰困獸猶鬪况於國乎不聽與索琳戰

敗績悔曰吾不用曹徽之言以至於此是乃斬徽樂不足道也智謀之士曷亦思擇其所事哉唐莊宗與梁人相持於河上梁將王檀乘虛襲晉陽城中無備幾陷者數四賴安金全帥子弟擊却之於內石君立引昭義兵破之於外晉陽獲全而莊宗以策非已出金全等賞皆不行人皆言關東之變劉后吝財之罪以此觀之莊宗固有以致之者矣

○曹操在譙恐濱江郡縣為孫權所累欲徙令近內以問蔣濟曰昔孤與袁本初對軍官渡筑燕白馬民今欲徙淮南民何如對曰在官渡時兵弱賊強不徙必失之今日民無他志人情懷土徙之懼必不安操不徙既而

民轉相驚戶十餘萬皆棄渡江江西遠虛探謂濟曰本
但欲使避賊乃更驅盡之操之計如此雖謂之愚可也
他日操又使張郃西徇三巴欲焚其民於漢中行竟無
功操徙出許都遂馬超等兵使設署趙儼督領護送微
嚴安論有術李亦中敗而操不戒他日又諫荆州殘民
及屯田在漢川者皆欲徙之司馬懿曰荆楚輕脆易動
關羽新破諸為寇者藏窳窳望徙其善者既傷其意將
令去者不敢復還操曰是也是後諸亡者悉還徵懿之
言又復為叢賊霍災魏文帝欲徙冀州士卒家十萬戶
實河南時天旱蝗民飢群臣以為不可而帝意甚盛辛
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力爭之帝乃徙其半

父子所見如此

○曹孟德求賢之令予讀之不能無怪駭也有才無行
此老瞞所自處者奈何示人而必以得是為嫌耶建安
十五年令曰孟公綽不可為藤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
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約於涓濱與
盜嫂受金而未遇者十九年又今日有行之士未必能
遠取進取之士未必有行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士
有備短庸可廢乎二十二年又今日伊博出於賤人營
仲桓公賊也韓信陳平負汗辱之名吳起殺妻求將毋
死不歸今天下得無有至德放在民間及負汗辱不仁
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乎噫瞞之取才以定亂姑

擢於心如魏之用起燕之聽秦漢之不棄信平可矣而
可善之令為天下人告耶田文之說函谷寔賴鷓鴣狗
盜之力而鷓鴣狗盜非所以示人之道也人各有能有
不能孔子之論公綽也有在今欲置德而任才豈聖人
之本旨哉甚矣邪正不化迹而薰蕕不共器也志鈞渭
之潔與挾盜嫂之惡者不可同日語伊傳是何等人物
在管氏已非其匹斯人而庸于時吳陳諸子得免刑誅
為幸其何齒錄之有若使不仁不孝負汗辱者而行其
治國用兵之術又是何等時世民間至德有伊傳其人
亦當老死蒿萊而已曹氏安能得其同室而分治哉瞞
自知身乃凶狡請變之魁決不為正士所與故汲汲於

其所類者以濟其所欲為耳柰之何其以令天下也上
之求賢不患無才而患無行不患自才者之難致而患
有行者之不易求才行備者其抱負不輕出處含光
匿景應德埃時區區泛然之言非所能餌有才而無行
者當季末之世擾攘之秋彼其貴富之途事功之會固
所褻裳濡足望而趨焉者也又何假乎令之變求而吾
乃明以無行而求焉彼蓋惡之心未能盡亡亦必不肯
自比於不仁不孝者負汗冒耻而應是令矣其應令而
至者又將無賴不強非陳平吳起之才而有其惡之人
矣噫是令也非傷敗風俗壞人心之極弊耶漢武詔察
茂材而有及於斯種之士論者病之然不如是之甚也

用人不求備舍短取長畧瑕舉秀法自當爾何必直形
之言顯顯然以勸無行之人爲己用哉意自才而無行
者小人之雄也當時魏諷曹偉郭嘉董昭劉曄父子及
司馬氏皆是勸也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而瞞乃汲
汲於是焉瞞之所自處可知已此非瞞之所以自解於
世者與漢室就傾曹氏實持之而漢漢室者亦在曹氏
瞞欲以小人藉口一時而不爲其子孫計之異日卒亡
曹氏者有才無行之人也君以此始必以此終當塗高
之弗永何怪哉

○曹操之黨董昭與列侯諸將議以相國進爵國公九
錫備物以彰殊勳荀彧以爲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

操不悅或飲樂而卒明年漢封操爲魏公加九錫操志
也越四年操遂自立爲王孫權嘗稱臣於操稱說天命
操以書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及聞陳羣等
言又曰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操之逆節自是有
不得而自掩者操欲以子代漢有天下也明年操卒子
丕立而篡漢爲魏以司馬昭爲相國封晉公加九錫操
之教也明年進爵爲王昭之黨荀彧等議與三公相率
而拜王祥曰君子愛人以禮我不爲也於是顯拜而祥
獨長揖昭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也昭以子
依繼兄師後嘗曰天下者景王之天下也百年之後大
業宜歸彼山濤等諫之乃立子炎爲世子昭之逆節自

是有不得而自掩者昭欵以子代魏有天下也明年昭卒矣立而慕魏焉凡若此者一皆操之教也魏晉之後亂臣賊子之事必以魏晉為師然其効可睹矣

○傳曰王者不治夷狄管子曰國家無使勇猛為邊境夫治內之與治外勢當異觀恩之與威理宜異施然所以為之制者要皆不可踰也漢末裴潛自代郡太守遷為丞相掾潛謂曹公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為峻今繼者必以潛為理過嚴而事加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既弛又將攝之以法爭訟之所由生也以勢料之代必復叛於是操悔遷潛之速後數十日三單于反問至後魏陸侯為懷荒鎮將高車莫弗訟侯嚴急無恩還請

前鎮侍郎狐太武許之侯還言於太武曰郎狐復鎮愚量不過周年狐身必敗高車必叛既而諸莫弗果殺狐而叛太武問故侯曰夫高車無禮難為其上臣厲之以威嚴漸加訓導使知分限而惡直醜王訟臣無恩稱狐之美狐獲遂鎮欣其名譽必加恩於百姓以寬惠治之無愷之人易生陵傲不過周年無復上下然後牧之以威則人懷恐懣恐懣既生則亂彰矣侯之所言者正裴潛之所料事也然則治夷狄為邊境而莫為之禁制可乎道履法度聖人豈獨以律內地與吾人而已哉大抵御下之道其始不可不嚴其終不可不寬始嚴則其法能立終寬則其政能久嚴而濟之以寬則易寬而回

之以疑則難此子太叔所以痛哭於子產臨沒之道言也然則是道又豈獨以治夷狄為邊境而已哉
○曹丕既篡漢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此乃以已而窺聖人謂舜禹亦只是慕而文之以遜讓耳丁謂不信古有忠臣孝子意正如此丁謂在中書嘗言古今所謂忠臣孝子皆不是信乃文筆緣飾欲為後代美談者也此言見王文正公筆錄觀此自可知丁之為人矣
○魏文帝既立為嗣喜因抱辛毗頸曰辛君知吾喜否君子於此有以占其器之不宏唐注宗人梁喜不自勝手引李嗣源水以頰觸之曰吾自天下卿父子之功也天下與爾共之識者有以知其業之不遠矣嗚呼二君

何足道哉劉先主之得蜀也於涪置酒大會謂龐統曰今日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為歡非仁者之兵也先主解怒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邪卿言不當宜速起出統退先主尋悔請還荊復訪先主曰向者之論何誰為大統對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樂如初先主龍小奪璋上權以濟世昔人譬言斷手金軀何樂之有而醋醢中大辭如此李漢之不能復舊物其器固亦有所未優乎而吾於亞子童何譏
○西漢以外戚傾覆一家東漢之禍六屬宦為橫若稚其本始亦由政出母氏有以致之魏文帝即位之三年詔曰婦人亂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不得奏事大

后后家不得當朝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以此
詔傳之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其垂法子孫善矣
然其時太后在上此詔之出無乃有未安乎史稱下
太后每見外親不假以顏色常言居處當節儉不當望
賞賜念自以外舍當怪吾遇之太薄吾自有常度行儉
日久不能自變為奢有犯科禁者加罪一等莫望錢米
恩貸也下非私外戚而規權利者科禁之事當時必不
虛設帝若以此詔為太后命而出之示永憲焉於頽觀
之道庶幾其無憾哉

○魏書載下太后每見外親不假以顏色常言居處當
務節儉不當望賞賜念自佚外舍當怪吾遇之太薄吾
自有常度故也吾事武帝四五十年行儉日久不能自
變為奢有犯科禁者吾且能加罪一等耳莫望錢米恩
貸也然魏畧云下后弟秉當建安時為別郡司馬后常
對太相慙言太祖曰但得與我作弟婦不為多邪后又
欲太祖給其錢帝太祖又曰但汝盜與不為足邪故訖
太祖世秉官不移財亦不益與魏書所載后前後意情
實異裴松之謂舊史崇飾虛文其稱下甄諸后言行之
善皆難以實錄陳氏剛落蓋有以也

○魏高貴鄉公之立非司馬昭意也太后意也髦於禮
小宗有當後大宗義昭寧不知而欲立武之季髦好學
夙成蓋昭所忌屈於太后此義而後立之髦即位之日

百寮應位者欣欣焉昭之所忌有在矣為髦計者惟欲
鋒晦元以養昭罪延之歲月會其事勢謀諸心腹可以
萬全決於一旦味幾有濟乃猥自發舒預警權臣之聽
視豈不恃乎史稱聖神明爽篤德音宣朗罷朝昭問鍾
會上何如主會曰才同陳思武類太祖昭曰若如卿言
社稷之福也司馬昭之口豈為魏社稷計者司馬宣王
問王凌於蔣濟濟曰文武忠孝既而悔之曰吾此言破
人家國凌用是不元會之言濟之言也會之言昭之所
尤忌也驚焉將擊必賤其形髦與侍臣論古帝王優劣
高夏康而下漢高志意慷慨奮欲中興使人坐而防馬
其驚擊之道乎其布德死謀之道乎石苞司馬家故吏

辭髦留中盡日昭要過問故苞曰非常人也未幾而難
作嗚呼幾事不密則害成當日事髦不討昭昭必弑髦
王經所謂欲除法而更深之者不在投板之際而路人
已先知矣予嘗悲髦之才弗克濟而史以廢書下與東
晉六朝諸廢帝比可痛也夫是故論之如此

○晉文帝之喪臣民皆從權制三日除服既葬武帝亦
除之而蔬食衣衰毀如居喪者推武帝之志可為滕世子
矣羊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漢文帝除
之毀禮傷義今主上至孝雖奪其服實行喪禮若因復
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祜之言又得孟子告滕世子之意
矣玄乃以為難行又以主上不除天下除之為但有父

子無復君臣而止之。嗟夫，祐不止於玄祐之言，必能成武帝之志，武帝之志必謀復先王之法，何難行也。主上服不三年，不除則孟子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天下豈有除之者邪？何謂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也？玄言主上不除，天下除之為，但有父子無復君臣，然則上下俱除之也，豈不為無復君臣且無復父子耶？嗟夫，至是不忍言矣。

○晉明帝問王導，晉所以得天下，導為陳宣帝創業之始，及文帝弑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膝曰：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明帝蓋不自知牛繼馬後，晉已絕矣。齊明帝遣華伯茂救巴陵王，倫子倫曰：積不善之家，必

有餘殃。昔高皇帝殘害劉氏，今日之事，理固當然。嗟夫，不仁而得天下者，雖其子孫不能無憾於好還也。世之姦雄，亦何樂以此遺後人哉。

○晉哀帝踐祚，議所承統時多異議。孔嚴與庾亮議曰：順本居，本親親不可奪，宜繼或皇帝後。諸儒以嚴議為長，竟從之。哀帝本成帝之也，承統之議當時若為而復有異，豈不以成帝為成帝母弟而穆帝以成帝子首先哀帝承統，故邪？哀帝以成帝嫡子嗣位，在二帝後，故於承統猶不元異議如此。當時廷臣其必各有說矣。

○南齊王儉傳載高祖西宴群臣，數人各效伎藝。褚淵彈琵琶，王僧虔彈琴，沈季文歌，子夜，張敬兒舞，王敬則

十一
拍王儉曰。臣無所辭。惟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聖德事。吾何以堪之。夫君臣宴享。具有典禮。不聞將相之尊。自執伶優之事。齊德之不長。於闕業之君。見之。可時歎哉。儉之謂唯知誦書善矣。然所誦乃昔人諛佞之文。此為不盡耳。嘗記唐中宗一專。與此極類。景龍中。中宗引近臣宴集。令各獻伎為樂。張錫為談客。娘舞。宗晉御舞。滙脫。張洽舞。黃慶。社元。談誦。婆羅門呪。李行言。唱駕車。西河。盧藏用。效道士。上書。郭山樞。誦古詩兩篇。鹿鳴。蟋蟀。未畢。李嶠以詩有好樂無荒之語。止之。唐之君臣。狂縱乃爾。如之何。不啓亂也。郭山樞所誦。有規諷意。賢於王儉之所誦者。好樂無荒。正其時。

當三復處。李嶠身為輔相。曾不以諫。而反以為諱。其用心。是何等狗彘。太宗嘗謂盧儉。酒杯流行。發言可喜。國初恩遇。勛舊宴會。惟恰必間。有之。然已貽謀。非懿纒一。再傳及其孫。而綱紀蕩然。遂至於此。嗚呼。豈非萬世之烟戒哉。

○北齊時。以經授皇太子。尉宰進太子食。有菜曰邪蒿。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所宜食。顯宗聞而嘉之。昔周文王使太公望傳太子發。太子發嗜鮑魚。鮑魚而公弗與。太公曰。禮絕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邢有見太公之前。以傳太子者矣。
○梁武帝天監元年。引見齊豫章王嶷。子恪等。謂曰。宋

孝武為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無不因事鳩毒所為
唯景和至朝臣中疑有天命而致害者枉濫相繼于時
雖疑恨祖無如之何如宋明帝庸常被免豈疑得全又
獲我于時已年二歲彼豈知我應有今日當知有天命
者非人所能害害亦不能得也宋太祖即位之初頗好
微行或諫其輕出帝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不
可得拒之亦不能止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六耳者皆殺
之我終日侍側不能害也我若應為天下主誰能圖之
不應為天下主雖閉門何益既而微行愈數有諫者輒
語之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不汝禁也昔人嘗言死生
有命富貴在天命於兩間者謂之人人與物皆有命皆

由天也而况為天子者哉然天命終不可恃紂不曰我
生不有命在天乎

○古者明刑弼教刑以止殺乃仁義之交為用也梁武
帝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悻或謀反逆事覺亦
泣而宥之遂使王侯血橫或曰晝殺人於都門或暮夜
公行剽劫有罪亡命者匿於王家有司不敢搜捕史捕
上深知其隱溺於慈愛不能其嗚呼帝於此其為不慈
不愛也蓋矣末年叛臣逆子之禍人死如麻兵會江郢
間所至流尸積白帛戒果安在哉

○人主壽考漢武帝七十餘梁武帝宋高宗八十餘漢
武嘗言朕樂節食可少病梁武帝勸賀琛曰朕絕房室三

十餘年不與女人同室而寢亦三十餘年此發壽之道
不察其好仙佛也高宗之壽亦由是而長故爾

○鬼死猶言鳥盡弓藏越王漢祖之事後世往往有之
謀臣猛將以此而終悔者多矣東魏平山之戰高歡以
數千騎衝入魏軍魏軍既敗高歡使樂進守文泰泰窘
謂樂曰處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邪樂從其言遂
歸滴水之戰慕容紹宗以騎五千天擘候景景衆大潰
以數騎自破石濟淮使人謂紹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
用紹宗乃縱之樂紹宗之不忠臣事罪則有在抑由後
世君臣之間有不足相信者遂致如此樂紹宗豈獨欲
養寇以自資而留患自救之心不能無也高歡臨死謂

其世子澄曰彭樂心腹難得且防護之堪敵侯景者唯
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遺汝歡之疑樂蓋自其
追黑獺時已深樂斷知紹宗之才而故不之貴使澄得
私其恩而為澄用然竟何益高氏父子若精誠御物物
以誠應彭樂自可腹吾赤心紹宗亦何必庸此形迹預
施激誘吾有機心於此物苟非頑然者亦豈不知而肯
一一墮吾計中決無此理歡之所言者徒以斃樂而已
紹宗非憚元稹意安其意其肯為澄用邪

○隋平陳之後蘇威作五教使民無長幼悉誦之士民
嗟然舉兵反者三執縣令或抽其腹或斃其肉食之曰
更能使僕誦五教邪此所謂以言教者訟也

○漢文帝十六年趙人新垣平言候日當亡項之日
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及改元之年人有
上書告平所言皆詐也下吏誅夷平是後上亦怠於政
正張鬼神之事隋太史令袁充奏隋興以後日景漸
長上大悅將作後功因加課程丁匠苦之當時容無
論其誣罔者又改元仁壽也充又上表言誕聖之異寶
曆之元合天地之心得仁壽之理洪基長業永永無窮
上大悅賞賜優崇濟輩莫比充之所言即新垣平所言
之詐也漢文帝本無過舉其所失者祇在於信平也隋
時庾季才通占玄象自梁周間有名亦嘗贊隋文應天
受命遷都之議帝漢其神其術藝精通為上所重張胃

玄曆行及袁充言日景長上以問季才因言充謬上遂
怒坐免職夫季才之當信異乎人之告平者而隋帝特
悅充言之詐而不回其視漢文帝之誅夷平亦相遠甚
矣

○梁紂之惡過湯文之聖而益著秦隋之無道後世必
首言之其興滅之速故上晦菴言朱梁不久而滅無人
為他藏掩故諸惡一切發見若更稍久必掩得一半嗚
呼小人為不善世蓋有年而弗聞者矣

○商紂為傾官隋煬為迷接曰傾曰迷天命之矣欲不
亂亡得乎其人自稱曰懷陳后主喜稱懷隋煬亦自稱
懷晉人有自稱曰隋者非其名也古明皇自稱阿瞞亦

近於言效
○曰常微湯武而政君曹丕清舜禹而竊國李世民託周公而誅其兄弟

餘冬序錄卷三

餘冬序錄圍如卷之四

內篇第四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三代而下帝王之能言者未有勝唐太宗者也。所恨其行不掩焉耳。太宗自言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按其臣下者常竊耻之。然帝嘗志吏多受賂。密使左右試器之。司門令之受絹一匹。不有尚書裴矩。唐人於法之諫令。史不免罪誅。此豈所謂至誠事邪。而又有大焉者。帝謂太子曰。今世勳才智有餘。汝與之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於後用為僕射。親仕之。若排徊顧望。當殺之耳。帝於大臣而

御之不誠乃如此矣此可以為貽謀之道否御史
權萬紀李仁發前此俱以告許有寵於帝諸大臣數被
詰怒其亦死奸自損多矣趙郡王孝恭等表請封禪帝
不許明平群臣復請帝曰共天下又安家給人足雖不
封禪何傷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
帝不及於皇邪且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巔封
數尺之士然後可表其誠敬乎未幾捷於衆口又欲封
禪侍中魏徵力言不可帝至詰問再四非兩河數州大
水為災虛名之崇未肯已也中嘗錄囚有劉恭者頸有
勝文自云當勝天下坐是繫獄帝曰若天將興之非朕
所能除若無天命勝文何為乃禪之及後星變太史占

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帝以
此疑左武衛將軍李君羨誅沒其家帝密問太史李
淳風以秘記所云欲盡發諸疑似者淳風曰天之所命
人不能違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帝心止臣下之所諫
者大抵帝之所能自言者也而行不論焉耳許孝周詩
話載其先伯父詠史詩曰天下有諺實故非君所私太
宗泣君集意恐勞臣疑至公一以發智術相繼持金史
世宗嘗言太宗吃剪髮皆足權語而義其出李勤事
以為君人者焉用為焉受恩於父安有忘義於子者乎
當日帝於地下有知不能無厚頽矣

○貞觀二十二年太白彗晝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

又傳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因此疑左武衛將軍李君羨誅之以蓋殺諸侯似者以訪於太史令李淳風淳風云臣仲籍府察其人已在陛下宮中其兆成兵故是時武王護女以美色召入後宮高才人已十餘年矣高宗之為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武氏而悅之武氏嘗得近於太宗矣而太宗曾不於此疑及武氏何也高宗感業寺之遇兩情對泣長髮獲幸距皇變時財三四年而止永徽五年武氏已拜昭儀太史之所占與民間之所傳若不知何為一皆忘之明年議廢王后后武氏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來濟皆極口切諫言宜無所不盡而前此所占所傳者亦畧弗之及豈先

朝所為言者固不宣泄雖廷臣有弗知公雖知之而非可顯白者邪意者秘記本無是言太史亦無是占唐人持以武氏非常之禍事定之後而追論之以神其故邪嗚呼治亂信有天命存焉剥床以膚泰山不見亦極可怪駭耳

○天寶中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玄宗命宦官姚思藝為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嗟夫漢文欲作靈臺惜中人十家之產而不為而玄宗以一盤之奉費之末年失國出奔至咸陽日中猶未食楊國忠市胡餅以獻民始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爭以手掬食之漢史而盡猶未能飽至相視而泣貴富之

不可保如此前日進食使何在天子不能無暴殄之報
而况於人乎肅宗為太子時常侍膳尚食置熟想有半
臂膳上顧使太子割餘污漫在手以餅潔之上熟視不
憚肅宗舉餅啖之上乃悅曰福當如是愛惜明皇於復
道窺見衛士食畢以殘食棄水竇中大怒欲挾殺之以
寧王諫而止然不能推類也

○唐明皇當潼關之敗遽起幸蜀是李氏之根本未挫
而撼之以示其拔也其不至於仆亦危矣盜方欲入我
室為主人者不思率賊獲而拒之乃委其室以為必走
之計則室中之資皆盜之所有彼賊獲者尚誰為守而
我何可以復歸乎明皇之幸蜀事大類此然李氏根本

幾仆而復植者徒以其子肅宗在爾論者以子叛父為
肅宗罪然則出亡之主復可以君天下乎所恨肅宗之
立不在父詔之後功成之日耳

○明皇幸蜀之日過左藏揚國忠請於左藏明皇愀然
曰賊來不得必欲於百姓不如與之無重困吾亦子過
使橋國忠使人焚橋明皇曰士庶避賊求生奈何絕其
歸路即留內侍監高力士使撲滅之明皇當此奔播而
德有不絕於民者如此然則李氏九廟所以復祀者民
固亦不能絕之也歟帝之不聽國忠得矣而從其幸蜀
之勸則大失計也堂堂殿陛既已不能自立則復何地
而可安耶帝之行至馬嵬蓋亦有甚悔者惜乎國忠之

詩不發於未幸蜀之前也

○張均張均從賊之罪明皇歷言其不可赦者事有在也而肅宗必欲賞其死曰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今日肅宗不感恩於君父而私感張氏豈不悖哉法者人君所與天下共之亂臣賊子乃必誅而無赦者也肅宗曰臣不能活均均使死者有知何面目見說然則礪公法狗私情其何以見天下乎肅宗之謂有今日者果由張說父子力邪而欲遠君父處分肅宗不惟不知父命且不知有天命矣宋潘枋端平初以進士廷對策曰陛下承休上帝飯德匹夫何異為人子孫身荷父母劬勞之賜乃指豪奴悍婢為恩私之地欲父母無怒不可得也

唐肅宗制於張后以疾不朝上皇宋光宗感於李后以疾不過重華上皇自與慶宮移西內怏怏而終壽皇因登望朝露臺聞有呼延官家者悽然不樂自此寢不豫父子皆相繼而崩嗚呼孝衰妻子萬乘乃若是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李輔國之逆代宗首政之所當亟討者也肅宗疾劇張后召太子欲誅輔國與程元振太子恐致震驚泣不從命是也后召越王係選宦官披甲以誅輔國輔國等知其謀勅兵校係遷后別殿并左右幽於後宮實皆以太子之命也然則太子之命可施於母后乎輔國遷后時帝在長生殿使者逼后下殿宦官宮人驚散明日帝

崩其得於震驚多矣然則輔國獨當爾乎輔國設后并
係及充王間太子不預聞乎故也太子之命輔國矯之
也然則太子即位而不討賊何也后嘗數危太子及所
生興王侶卒位始定其召越王之謀若使事成太子安
危猶未可知雖然后則不母太子無仇母理當日之事
太子不能靖難凌霄之門而見制於飛龍窺所以貽君
父之憂者罪已難逭后事不成而輔國得成其逆此太
子之所為不共戴天者也所當不竢即位而亟討焉者
也而代宗乃以為功而寵秩之司空中書令之兼博陸
王爵之封人臣尊無與二然則削贖春秋之所許乎成
濟不有功於司馬氏乎代宗於臣子之道恃矣輔國之

死也史稱代宗以其有殺張后功不欲顯誅之夜遣盜
入其第竊其首而去及葬仍贈大傅嗚呼春秋之大義
不明于後世一至此哉

○唐德宗聽政暇博覽群書一日問宰臣詩云呦呦鹿
鳴食野之苹苹是何草楊珣以爾雅藟蕭為對上曰詩
疏葉圓而花白叢生野中似非藟蕭又一日問古詩輕
衫襯條脫條脫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即今之腕釧真
詰言安妣有斷栗金條脫是臂飾時稱德宗好學此特
書生餘習帝王萬機之隙而用心於此亦可惜耳宋呂
原明初作侍講告其君有言人君之學不在於徧讀雜
書多知小事而在於正心誠意少私寡欲區區唐室君

臣蓋不足以知此也

○唐憲宗即位不立后是上缺陰教而下乏母儀也古
今豈有外朝當陽而後宮無正位者哉豈有不立后而
立太子者哉元和四年帝用李絳言立長子鄧王寧為
太子寧紀美人之子也六年太子寧薨七年立遂王恒
為太子恒郭貴妃之子也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子以母
貴九年羣臣累表請立郭妃為皇后是請則既已晚矣
常以歲時禁忌不許帝意以妃門宗彊盛恐正位之後
後宮莫得進故託此拒羣臣之請耳自是終帝之世無
儷體天下寧有是哉吐突承瓘謀搃國本致灃王憚不
得其死王守澄等得弄威福皆內無主母之所致也太

子聞承瓘之謀遣人問計其舅郭制制以但畫孝謹勿
恤其它為對此李泌之所以告順宗者有道之言也穆
宗長慶四年吐突承瓘請郭太后臨朝稱制太后曰武
后稱制幾危社稷我宗世守忠義非武氏比太子雖少
但得賢宰相補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
豈有女子為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于裂
之太后足劍開有是議容上殿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
帥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靈鍾於吾兄
以此觀之郭太后其賢矣或曰其族人無恩郭陽喬矣
憲宗之所為慮者何其遠也大中二年郭太后暴崩于
興慶宮宣宗以郭太后故不欲合葬景陵禮院坐殿

官焉嗚呼酒蕪貴賤人倫之定位也憲宗不推嫡庶之所由而貴賤之及世一易之亂貴賤之位而承道不正致使宣宗改以庶孽弒嫡母崇其所立而無正嫡之禮者憲宗之過也嗚呼夫夫而婦天地之常經也憲宗內宮郭不受后冊而太后於穆宗之世宣宗豈不曰郭之為太后猶吾鄭之為太后也哉此所以為憲宗之過也春故推本而言之

○唐李德裕嘗為武宗言將帥出征屢敗之弊由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又每軍有宦者為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為牙隊其在陣戰鬥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

視軍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賞白上行之自禦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將帥得以延其謀畧故所向有功然德裕不去監軍監軍者亦勢不可去邪宋仁宗時以宦者王守忠為都鈐轄富弼言守忠鈐轄乃與唐中官監軍無異遂詔罷守忠及後又用王昭明等為陝西四路鈐轄主蕃部呂諤言自唐以來舉兵不利未有不自監軍者今走馬承安官品至卑一路已不勝其害况鈐轄乎卒罷之然其後子孫至以將帥權歸宦者徽宗任童貫軍功封王而蔡攸源之禍金世宗嘗與丞相襄議及監軍之事

襄曰漢唐初無監軍將得專任故戰必勝攻必取及叔
世以內臣監其軍動為所制故多敗而少功若將得其
人監軍誠不必置上嘉納之及宣宗自南渡後方面之
柄雖委將帥又差一奉御在軍中號曰監戰每臨機制
變多為所牽制遇敵輒先奔故師多喪敗哀宗因之不
改終至亡國史臣謂唐之亡坐以近侍監軍全蹈其轍
衰詩

○周恭帝之世陳橋兵變諸將奉趙太祖登明德門太
祖命軍士皆還營太祖亦歸公署將士擁宰相范質及
王溥魏仁浦等皆至質頗諄讓太祖不肯拜王溥先拜
質不得已從之且稱萬歲周帝出內制書禪位及太宗

即位先命溥致仕蓋薄其為人也諫當日周帝內制
書出翰林承旨陶穀按穀傳太祖將受禪未有禪文穀
在旁出諸懷中而進之曰已成矣太祖甚薄之宋軒筆
錄穀久在翰林意希大用其黨因對言穀宣力實多微
伺上言太祖曰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所謂依樣畫
葫蘆耳何宣力之有已上東軒筆錄其黨所為言宣力者意指
前禪文也太祖薄之蓋於穀無所取也穀聞作詩云云
太祖薄其怨望自是決意不用然則失節之婦豈後夫
之所貴重者乎蕭梁沈約久處端然有志台司論者咸
謂為宜而武帝終不用殆類是已

○宋太祖欲使符彥卿與兵趙普屢諫以為彥卿名位

已盛不可復委兵柄上不聽宣已出普復懷之請見上
 曰卿善疑考卿何也朕待考卿至厚考卿能負朕耶普
 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上默然遂止記開水王祐事太
 祖為知制誥遣使魏州以便宜付之時魏州節度使符
 彥卿有飛語聞于上祐至魏得彥卿家僮二人挾勢恣
 橫以便宜決配而已還朝上問汝敢保彥卿無異意乎
 祐曰臣以百口保彥卿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
 辜故享國不長願陛下以為戒上怒與祐行軍司馬華
 州安置見錄此一符彥卿也太祖待之始則何厚而
 終疑之微王祐則幾不測矣飛語之上聞也毋亦趙普
 之言之餘而生其疑以致是爾彥卿非普之言安知其

不負宋太祖非祐之言安知其不殺無辜而解軍杯酒
 間使下無所恃上無所忌太祖前此所以處石守信王
 審琦諸鎮將者固有道矣

○宋太祖謂秦王侍講曰帝王子當務讀經書知治亂
 大體不必學作文章無所用也太宗聽政之暇以觀書
 及筆法為意嘗令中使王仁睿持御札示侍書王著著
 曰未盡善也太宗臨學益勤又以示著著對如前仁睿
 詰其故著曰帝王始攻書或驟稱善則不復留心矣久
 之復以示著著曰功已至矣非臣所能及其後負宗嘗
 對宰相語其事且嘉著之善於規益夫帝王所貴於學
 者其在攻書而已乎孝宗即位詔求直言朱熹上封事

言陛下毓德之初躬御簡策不過諷誦文辭吟詠情性
又類留意老子釋氏之書夫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
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
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格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
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寧宗嘗謂
退朝無事恐自怠惰非多讀書不可中書舍人彭龜年
奏帝王之學與書生異惟能虚心受諫遷善改過乃聖
學中第一事豈在多哉葉味道遷宗學諭輪對言人主
之務學天下之福也必堅志氣以守所學正綱常以勵
所學用忠言以充所學理宗視朝謂將作監王應麟曰
為學要灼見古人之心應麟對曰嚴恭寅畏不敢怠皇

克勤克儉無自縱逸強以馭下制事以斷此古人之心
然操舍易忽於眇綿統業每忘於游衍帝嘉納之若數
臣者可與論聖學矣

○宋曹琮元女為后皆琮主辦除衛州團練使琮奏臣
既備后族不且冒恩澤亂朝廷法族入取因緣請託願
致於理時論播之等繼隆在貞宗朝以元勇之親恩禮
甚篤明德太后寢疾欲面見之上恨其在繼隆但詣萬
安門拜望終不見又常命諸王詣第弔繼隆不設湯茗
第假王府從行茶爐烹飲為史稱其多智用能謙謹保
身謂此類也宋法外家男子舊無得入謁神宗朝若獻
太皇太后春秋高第翁亦老帝數言宜使入見輒不許

他日侍帝帝復為請乃許之因借詣后問少馬帝先
起若令偷得伸親親之意后嘆曰此非汝所當得留趣
遣出更稱后檢視曹氏及左右臣僕毫分不以假借此
類是也宣仁太后以宮冗嘗詔損外氏恩四之一以
為宮掖先后疾當遷者力過之終后之世不敢改力行
故事抑絕外家私恩文忠院奉正之物無問巨細終身
不取其一比之東京馬壽諸后之賢蓋有過無不及矣
○宋真宗朝有兵士作過於法台死特貸命於橫門決
杖二十然配其兵士海高叫喚乞紉不伏決杖從人把
捉不得遂乘取進止何宣云須決杖二十後別取進止
處斬尋決訖取首真宗云此只是怕決喫杖後如此既

已決了丁晉公送配所更莫與問其寬恤如此張忠
定公張忠因責決一吏彼技諱不伏公曰這的莫要劍喫
彼云決不得喫劍則得公命牽出斬之以徇軍吏愕眙
相顧自是服公威信之出必行以真宗為人主而不
肯輕於生殺詠一帥臣也而生殺自由乃如此况兵士
於法合死更於法又止當責決者邪若入主如詠之所
為帥臣如真宗所為乃常事何足記之而時論歸真宗
以寬恤而謂詠有威信令出必行乃為兩得之矣
○宋章獻后傳后稱制時小臣方仲弓上書請依武后
故事立劉氏之朝而起璿亦獻武后臨朝圖后擲其書于
地曰吾不作此負知宗事按魯宗道傳章獻太后臨朝

問宗道曰唐三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發危社稷
后默然時有謂之曰八七朝者太后問韓匡胤不敢對
宗道不可曰若立宗八七朝如嗣君何然則后之不負
祖宗猶得為昏之母后三宗道之力也

○宋徽宗手詔曰... 嗣者春及見之有御書之寶及
花押亦字可證真明... 時與事之臣所言歲幣則當時
基禍之事也音真宗使曹利用議和與吳宰相旻澤戒
之曰歲幣過三十萬... 新法失利用竟以二十萬定議
而還宋武不競旬彼盛時已屈於外侮然其相臣猶能
有所節制所謂二十萬者移於金至一百二萬而今欲
更加百二十萬無復信約誰能忍此今觀其辭云歲入

有限常賦之外不易出使人言恐大無厭如何教朝廷
出得許多物却又云卿但一一依從應副又云但分明
說與彼有識者必須通曉只是自告艱窘畧不敢爭事
之是非也亦可哀已徽宗常日溺於宴安窮極土木視
財用如泥沙而今苦於強虜之要求至以窘告而又不
敢正言不可更加以怒之蓋如此其凜凜而其身之禍
卒不免也嗚呼豈非萬世之炯鑒哉撫卷之餘為之三
歎

○吳英問朱子政治當明其號令不必嚴刑為威朱子
曰號令既明刑罰亦不可弛苟不用刑罰則號令徒掛
牆壁爾與其不遵以覆吾治曷若懲其一以戒百與其

覆實檢察於其終焉若嚴其始而使之無犯做大事豈
可以小不忍為心或問為政當以寬為本以嚴濟之朱
曰當以柔為本由禮謂蒞官非法非禮威嚴不行須是
令行禁上若曰令不行禁不止而以是為寬則非也春
以為所謂嚴者在刑必當罪法不少縱耳若罪輕而罰
重則輕者入必多犯重者上難屢施多犯而難施則亦
非令行禁止之道矣誠齋揮麈錄高宗嘗詔宰相等曰
為法不可過有輕重惟是可以必行則人不敢犯太重
則法不能行太輕則不足禁姦此太上宮中已試之言
立法在中制所以決可行也

○丁大全夜調隅兵圍董槐第即漢石顯等急執金

吾駢馳圍太博蕭望之弟之故智也顯等脅望之猶取
奏於上報可而後敢行大全則不緩重下輒以臺檄調
兵而有與請大理之給無君之罪視顯等為甚焉望之
自發漢元德加責問顯等權之出三學諸生紛紛論列
而理宗曾不一問何哉漢元不能正顯之罪中主羞之
若理宗之容保大全又元帝之不若矣

○金法以秋折被斥於肉刑百司效賊負起此可決也
而徵過亦然風紀之臣失糾時決之方滿按其受決多寡
以為徵最得宗室少恩待大夫士少禮然金之代忍耻
以就功名雖一時名士有所不免至於辭辱遠引罕聞
其人哉論者於教愛多謙之阻往往取息焉而文謂

世宗臨御法司奏職或去律及經或擬義制法近古人
君聽斷言發於道鮮有及之者今其時若焦旭為大
興令攝左丞警使以次親軍百六長有司議其過當杖
決世宗曰想親民吏若因故有官人復行杖之何以行
事具今收贖是已然後旭為右丞警使為御史所劾至
被杖百八十又何與前言符也世宗削階為大名府推
官獨非親民吏乎世宗嘗以有司而忽不時酬直怒監
察御史不無劾杖責之恭知政事在諫曰監察君之耳
目所犯罪輕不贖而杖亦一時之怒也世宗曰職事不
舉杖之何不可輝對曰陛下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世宗
行事如此竟任出入益不能無過中處史氏之言無乃

亦溢美乎

○金世宗嘗勸中令主其議論行檢自虜中來之謂之
堯舜亦何不可然用夏變夷乃其有少國之第一義而
立心獨若弗齊焉者何也世宗命衛士不關女直語者並
勒習學仍日後不得漢語又語女直人不得效漢人服
飾違者加罪且非其國人不可變而夏也世宗嘗謂宰
臣曰朕嘗見女直風俗迄今不忘今之燕故音樂皆習
漢風非朕心所好東宮不知女直風俗第以朕故猶尚
存之恐異時一變此風非長久之計又謂皇太子諸王
曰汝輩自幼習漢人風俗不知女直純實之風至於文
字言語或不通曉是忘本也他日與臣下論及古今又

曰女直舊風雖不知書然其祭天地敬親戚尊耆老接
賓客信朋友禮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與古書所載無
異汝輩不可忘也又論漢語與女直語以為吾本朝語
為善不習則淳風將棄事當任實一事有偽則喪百真
凡事莫如貞實世宗所以拳拳於窮俗者豈是台安其
陋只緣當時中國俗習虎醜反不滿其意耳朱子門人
有言尊王仁政中原呼為小兒聲者朱子然之而又疑
其終不能變夷狄之風夫夷狄之風世宗誠有不能變
者抑當時中國風俗不足彼與易耳世宗問臣下事或
不能對世宗曰朕雖退朝留心政務不違安寧卿等勿
謂小事非帝王所宜問以卿等於國家之事未嘗用心

故問之耳又曰朕事無大小常親覽以不得人故也如
更得人寧復他慮然則當時孰有以堯舜之道陳於其
前者乎史稱世宗舉賢之急求言之切不絕於訓辭而
群臣偷安苟祿不能將順其美以底大順嗚呼有君無
臣乃如是夫大定一傳而為明昌承安之治正禮樂脩
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豈不粲然可觀而金源氏從此
衰矣春於是知中國末世之風俗曾夷狄初起時不若
也可勝嘆哉

○孟珙家範錄稱其國人性淳朴有太古風可恨金虜
叛亡之臣與愛乃鑿混地破彼天眞教以奸計為可惡
也夫金虜之奸計其後來中國末世之風俗染之而以

教蒙變而又壞之如此春以是益知中國末世之風俗
曾夷狄初起時不若也可勝歎哉

○晉書赫連勃勃以鐵伐為氏曰使我子孫剛銳如鐵
皆堪伐人也按契丹國號遼實以鎖鐵為號女真國號
金亦是取義堅剛夷狄之見千載一律比魏拓拔氏曰
元蒙古國號元其取義不同而名自符會如此

餘冬序錄卷四

餘冬序錄屬病卷之五

內篇第五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變易中國之制
士庶式黼黻雜髻深檐胡帽衣服則為袴褶窄袖及鞞
線腰褶婦去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無復中國衣冠之
舊甚者易其姓氏為胡語俗化既久恬不知怪我
太祖心文聖之洪武改元乃詔悉復衣冠唐制士民皆
束髮於頂冠則烏紗帽圓領束帶黑靴士庶則服四帶
巾雜色纓頭衣不得用黃玄樂工冠也青字頂中繫紅
綠白帶士庶妻首飾許用銀錢金耳環用金珠釧環用

銀服淺色圓冠用紵綾羅緙縠其樂妓則帶明角皂
稍不詳與庶民妻同不得服蔽兩胡衣其辮髮胡髻胡
服胡語一均禁止斷酌損益皆斷自

聖心於是二百有餘年胡俗悉復中國之舊矣

○秦不師古漢興二代時大法制緊不能復而文為之
末存者亦十無四五爰及兩晉五胡亂華漢家文物又
復失之元魏之後中華從事胡服金元之後齊民盡習
胡語若夫胡俗在天下者要不能無也非天生我
祖宗出而正之斯世其混沌矣乎

○洪武二年命省部官會太史令劉基參考歷代朝服
公服之制凡大朝會天子袞冕御殿則服朝服見皇太

子則服公服仍命製公服朝服以賜百官是年又給賜
朝臣袍帶二千八百一十三人先是禮部言各官有先
授散官與見任職事高下不一者如御史前授朝列大
夫禮部知州而任七品職事右司郎中前授亞中大夫
黃州知府而任五品職事散官與見任之職不同故其
服色亦不能無異乞定其制乃詔省部置定議於是禮
部奏唐制服色皆以散官為準元制散官職事各從其
高者故服色亦因之國初服色並依所授散官蓋與唐
制同

上曰自人服色宜准所授散官不當計見任之職於是
所賜袍帶皆從原授散官給之

○洪武二十一年為中服巾帽之禁凡文武官除本等
紗帽外遇雨許戴雨帽公差出外許戴笠子入城不
許其公差人員出外者亦知之將軍力士校尉旗軍常
戴頭巾或蓋頭官下舍人并儒生吏員人民常戴本等
頭巾鄉村農夫許戴斗笠出入市井不禁不親農業者
不許

○洪武二十三年申定官民服飾先是

上見朝臣所服之衣多取便易日就短窄有乖古制乃
命禮部尚書李原明國子司業龔穀參酌時宜得存古
意原名等議定凡官員衣服寬窄以身為度文官長自
領至裔夫地一寸袖長過手復回至肘袖播廣一尺袖

口九寸公侯朝服以武服同耆民儒士生員制同文職
惟袖過手復回不及肘三寸庶民衣長去地五寸武職
官衣長去地五寸袖長去地七寸袖播廣一尺袖口僅
出於掌八衣長去地七寸袖長過手五寸袖播廣不過
七寸袖口僅出拳從之頒示中外

○洪武二十四年定生員中服之制襖衫用五色絹布
為之寬袖皂線縹軟巾無帶

上以學校為國儲材而士子中服無異吏胥宜有以甄
別之命工部制式以進

上親視必求典雅凡三易其制始定由是士子衣冠綽
有古風焉

○裏拙業也。不如商賈。今制農民之家許著油紗絹布。商賈之家止許著絹布。如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為商賈者亦不許著油紗。農民許戴斗笠蒲笠。出入市井不禁不親農業者不許國家於此亦寓重本抑末之意。然貧者何處得穿油紗富者自不求戴笠。今之商賈姑以衣服言之。其止用油紗而已乎。教坊司伶人制當常服綠色巾。以別士庶之服。女妓冠髻不許與庶民。妾同庶民妻女用袍衫。止黑紫挑花。及諸淺淡顏色。其大紅青黃色悉禁。勿用帶以藍絹布為之。女妓無帶。所以別良賤也。伶人婦不許戴冠著髻。子樂工非承應日出外不許穿靴。所以賤之如此。而今有遵此制者乎。

○我

太祖高皇帝微時嘗託身濠之皇覺寺。旋丁兵亂。寺僧散去。

上祝伽藍神以竹筭卜吉。凶曰若容吾出境避難。則以陽報守舊。則以陰報祝訖。擲筭一俯一仰。如是三四後。祝曰出不許入。不許神其欲我從。惟而後昌乎。則請如前。於是再擲。如前上。驚悔以為難復。祝而擲其一。享立知神意有在。乃歸滁陽。時至正壬辰閏三月也。昔宋太祖微時被酒入南京高辛廟。香案有竹杯筭。因取以占已之名位。以一俯一仰為聖筭。自小校而土至節度使。一一擲之。皆不應。忽曰。過是則為天子乎。一擲而得宋。

人記之謂天命素定如此是元憲為留守題廟中詩有
庚寅大橫兆警欵如有聞之句蓋謂其事與我
太祖事亦何其相類也

○劉宋郭世通家貧備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婦恐
廢侍養乃垂簾之文帝勅榜表門為孝行焉此與郭巨
事同方遜志論郭巨埋子世傳其孝嗟乎伯奇順令申
生之恭若子弗謂孝也大杖不走曾子不得辭其責從
父之令然且不可夫孝所以事親也苟不以禮雖日用
三牲之養猶為不孝况悍其親以口體之養殺無辜之
幼子乎放覺不忍君子羨之况子孫乎巨陷親於不義
罪莫大焉而謂之孝則天理幾於泯矣其孝可以訓乎

或曰苟為不孝天何以賜之金吁設使不幸而不獲金
死者不復生則殺子之惡不可逃以犯無後之大罪又
焉得為孝乎俾其親無測隱之心則已有則美以安其
生養志者固若是歟徵幸於偶耳好事者遂美其非義
之行亂名教而不察甚矣人之好異哉豈其然乎或者
天哀其子而相之歟不然則無辜之赤子不復生矣然
則宋文帝勅榜表世通門為孝行非可為法者也韓退
之云不腰於市而已幸况復挫其門國初育州日照縣
民江伯兒者病利脇肉以食不愈禱於岱嶽頭母病
愈則殺子以祭已而母愈遂殺其二歲子祭事聞
太祖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為長子二年服今百姓

乃手殺其子絕滅倫理宜亟補治之遂伯見杖百滿
成海南命禮部詳議旌表孝行專例禮部議于之事親
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拜託良醫嘗進善藥
至於呼天禱神此懇切之至情人子之心不容已者若
卧水割股前古所無事出後世亦是間見割肝之舉殘
害為景且如父母止有一子割股割肝或至喪生卧水
或至凍死使父母無依宗枋之主豈不反為大不孝乎
原其所自愚昧之徒一時激發及務為驚異之輩以驚
俗駭世希求旌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肝
不已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為甚自今人子遇父母
病醫治弗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卧水割股亦聽其為

不在旌表之例詔此之

太祖之識所以立教于天下者高矣

○律條歷代相承以爲無幾觀唐宋刑統可知勅令則
世自爲格宋人執重於律斷獄用勅勅中所無方用律
朱子嘗病之懸曰答杖十其其三答當止四十七杖當
止九十七及後斷獄七下至五十七用答六十七至一
百七用答而鹿徒杖數亦然則是反加十也大德中刑部
尚書王約以爲言乞下詔改國初刑亦重事取

上裁務文公紛洪武末平更定新律刑官始得據依以
爲擬議輕重歸一後又申明大德罪死外答杖徒流俱
杖減一尋論累朝遵之而法外遺奸則不免時有條例

之議然條例待用輔律之不逮耳律中所無方用例寬
仁之政於是乎度越于唐宋矣

○正統十年進士登科錄凡天字皆作曷云出內閣意
京泰中章太學謝表內閣目為之中有管領雲蓋測海
句蓋亦避天字也時有識者嘗諷其事東文華詔正德
初賊關到璫恒政祭臣民不得用天等字為名如郎中
方天雨但令名兩參議倪天民但名民之類中外紛紛
充為可異昔北朝周宣帝自稱天元皇帝不聽人有天
高上天之稱末世之令非後人所宜效而宋宣和中宰
相蔡京用給事趙野等奏凡世俗有以天等字為名稱
者悉皆禁革前後共禁八字化天字者方天任改大任

方天若改元若甚至承天寺亦改能仁寺焉當時識者
憂之瑾目不知書故事豈其所襲明年瑾以逆誅無天
之罪其死於是乎瑾誅而禁廢近有詔人復其舊名矣
○英宗初立年在幼冲朝廷大政取

張太皇太后指裁為多

太后嘗御便殿執政大臣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
楊榮楊溥尚書胡榮被旨入朝

太后左右女官雜佩刀劍侍衛凜然

英宗東立英國公等西下立

太后召問之人皆有獎勸之辭及溥乃歎曰
先皇帝嘗稱卿忠不謂今日得相見也

仁宗監國于南時

太宗方寵漢無人有代嫡意溥以翰林學士切諫下錦衣獄者十年

仁宗即位始出溥數月遂為大學士故

太后有是言因顧

英宗此五人先朝所簡貽皇帝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所贊成者不可行也

英宗受命頃問宣太監王振振至俯伏

太后顏色頓異口汝侍皇帝居起多不律今當賜汝死汝官加力振頓

英宗跪為請之諸大臣皆跪

太后曰皇帝年小豈知自古此輩禍人家國多矣我昭聽帝暨諸公留振此後不得重令干國事也

太后駕起詔

英宗賜英國等酒飯乃出嗚呼

太后其所謂女中堯舜乎宣德正統二十年間清理之治母坤儀天下之力也

太后正統二年崩溥為鄉人泣而云此時二揚已物故公亦老病不久得謝蓋有傷於時事也十四年土墓之禍振實為之

○內監虫蟻房四方所貢各色鳥獸皆畜焉弘治初議放省之以戒浪費所司白虎豹之屬放即害物欲殺恐

非諒闇新政左右以為疑

孝宗曰但絕其食令自斃可也

○職方舊按中得一事近弘治七年朝鮮之海南夷有
輸米其國而覆舟於海者夷賴浮板半無死隨漂抵依
岩都海中地名值巡海官軍舟至載入浙境事聞

朝廷令給衣糧館伴遼東示以歸路夷自陳本國米盡
失歸將不能自明罪必死詔差通事二人送之仍勅彼
國主憫其情毋事歛罰我

天朝撫存異類恩一至此其致四夷之賓服也固宜

餘冬序錄卷五

